

T9299/1142.

4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文史門

金石刻下

建安帖真跡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洲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它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人提空此常禮也予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

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
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淳化閣帖寫
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
摹勒者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聯屬之此
尤可也至於虫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
而強聯之故多讀不成

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贗迹又以墨襍硃作偽印
章今昏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裡俱透若自然舊
者其表故色其裡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
章必用上等硃譬如古画着色愈久愈新初未嘗

昏闇也

逸少筆蹟如優鉢曇花近世罕見雖古人響榻亦乏
善本蓋臨書不在於點畫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
意脫或昧此譬如垂絕人神氣都喪形體雖具奚
爲也此本得之於許昌其家襲藏無慮百餘年億
歲殿舊物無疑觀其筆蹟適潤緊快分明凜然有
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決非趙模韓道正等所爲
非虞永興則褚河南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
人論宋文帝書以謂工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
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爲名筆世人於蘭亭肥瘦

二本互有去取予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是國色未
可以好惡爲高下也頃歲槃竺楊公爲予言與謝
道祖爲世姻道祖在中山得蘭亭序石本於公厨
宣和中有旨索取薛氏父子通夕摹打意欲取捷
覆帑三重併摹之故字畫肥瘦不同始知肥瘦本
未易高下旣又聞楊公之說顧猶未敢斷以爲一
本也淳熙戊申汪季路自江南從事秩滿過錫山
舟中出所藏本謂予曰本有肥瘦之異當以孰爲
勝予以所見所聞楊公之言告之季路笑曰摹打
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不然豈應無毫髮不相似

耶是予之所見未爲不然而槃竺之言猶信季路
之精鑒爲不可及也予因謂季路他日視蘭亭亭
肥本墨淡瘦本墨濃墨之濃淡必致肥瘦之一端
也因相與大笑蘭亭自是無遁形矣

羲之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稿不具年月日期其
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
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脩講堂匠人於鴟吻
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
得上岐王王以獻之便留不出或云其後却歸岐

王十二年王家火圖畫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墓田帖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林家但已損不堪旃椎從事

褚跡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已前褚迹未至絕倫凡好迹皆會稽摹永和十許年書中自誓摹後益自稱珍不復爲人書則蘭亭獨貴重固宜今本在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張景先得缺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

瘠富而不窘其筆意端可觀也勝於諸本遠矣葛文洪慶善錄跋定武本

三百顆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即東坡所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是也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雪之殊不佳耳又東坡詩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爲橘或以爲梨爲柑莫知孰是也

狸骨得名

荀子能書嘗寫狸骨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二王真蹟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蹟及張芝張昶等書
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今集字榻兩本進賜諸
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
等定其真偽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
帙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
褚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
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
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

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
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寫因此遂失所在五
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標每卷分為
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
代記署以已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為
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
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卷存
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
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標織

成字

出譚
貞錄

樂毅論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跡摹勒獨樂毅論就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之寶

鍾元常帖

元常句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它無足取

顏魯公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誌舊本干祿字妙熹寺記西林題名此絕品也

歐陽率更碑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温彥博墓誌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

此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小篆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
古人今已重摹失真

湖南碑

予溯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
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
所立爾亦以石工每因舊跡加洗刻以爲衣食業
故愈失真

南嶽碑

予嘗見南嶽一僧云嶽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
翳間寺僧俱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故

愈爲霜露剝蝕良可嘆也

僞作王大令帖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誌韓侂胄以千緡市
其石予每疑其贗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
坡所作子由保母墓誌語則僧實僞也

世綵帖

廖瑩中群玉號葯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
客嘗爲大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于咸淳
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
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榻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

字帖十卷王肅所作賈氏廟記盧芳喜所作秋壑
記九歌又刻陳簡叅去非姜堯章任希夷柳河南
四家遺墨十小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碑
工王用和畚開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之
以男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本相亂又展爲小字
刻之靈壁石版世綵堂蓋其堂名也

辯顛帖

米老與時人書自辯非顛世謂之辯顛帖

顏刻

浯溪在永州北百餘里流入湘江溪水石奇絕唐上

元中總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所著中興頌
刻之崖石顏真卿書結復爲浯臺石堂西峰四厭
亭銘皆刻于石崖上

三碑最精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
經叙三公以書名而三碑又最精者

石刻砧聲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
毅論石刻覆於地下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
綴積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

海字其餘皆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李端叔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或別本也

石碣陽鐫額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慎按三代鐘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說也

仙巖古篆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恠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灰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斷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字皆奇恠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

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
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巖之
堂今聞亦有不存者嘗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
妙枝葉不屬而脉絡皆通真是奇恠不知蔡忠惠
觀道家何詩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汰王灘詩

永福剏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
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剏縣後
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卧祖餞留連累日
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

至月夜登岸書一絕于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
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
滿舡未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
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
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
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
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
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
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
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石字

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為正陳記

大字下亦云疑為太王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帖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早雖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秘玩

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

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正趙模諸葛真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為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悞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字句清潤有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叙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空艫對紫金山迎風避暑手裝

北碑紙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

和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見

北墨

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烟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今贗墨皆效此

墓銘刻石

歐陽公與尹林簡曰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書人刻字人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

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福按此一簡可補八蒼崖金石例故表著之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故必須真迹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又真跡皆無蚕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同

真跡難存

世言紙之精者可久千年今去二王方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迹甫三百餘

年亦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嘗聚于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舉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画一夕盡焚所藏之帑能幾何哉

顏魯公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空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妓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踪跡其人暴屍溪側篋不知所存

高宗臨摹諸書

予自魏晉以來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瀟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曲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猶存於取舍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楷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况流傳歷代之久寫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于其道當能辯之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

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在古帖上就明牖映而摹之謂之響榻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又筆談云世之模字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模之時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予讀二條皆可開掖後學故附錄之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逼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

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響榻偽墨跡

以紙加碑上貼于窓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淳化閣帖

宋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跡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于秘府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

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楷之不汚手乃親王
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本價已貴
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
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
帖有精神乎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
紙桓温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
必豎者二王真迹多是會稽豎紋竹紙盖東晉南
渡後難得此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

止高令一尺許而長尺有半盖晉人所用大率如
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韻學類

梵音

筆談曰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
國其後漸密

切韻

陸法言切韻序曰隋開皇初劉臻等八人論法言論
及音韻法言記之後取諸家字書所記定爲切韻
五卷其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天寶十三載孫勔增

和身集
脩目曰唐韻

玉篇

梁大同九年三月顧野王撰玉篇唐上元元年甲戌九月孫勣又增加字云

切脚即二合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黯顏環字骨露錮字屈孿圈字鶻盧莆字突郎堂字突樂團字砣落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叵字即釋典所謂二合字

古語不同

古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初未備假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但言若後有順字故但言順不言若而後人必妄分別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間多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余意此漢人所作

經史字音

經史中字註音顯然而世人傳之訛舛不以爲嫌談話及散文中用之固無害若夫對偶與押韻詎可不審哉今聊疏數字仄聲悞呼平聲者于下魁梧

梧去聲

徑庭

庭去聲

運量

量去聲

顛躋

躋去聲

枝

西漢

庭去聲

莊子

莊子

莊子

尚書

尚書

枝

梧梧音悟膠擾膠上声榘榘音武酤酤工護切隱几隱去声

子莊

燈檠

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為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支物又檠音平聲楞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墻角君看棄短檠

錯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錯字即今之蹉也蹉千個反北人讀蹉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一也

鬚眉髭

鬚眉荀子作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茲疏荀子云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皆席名也楊倞云茲與髭同龍疏龍音相近也

葡批仄聲

今世呼葡萄枇杷皆為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蓮蓋堆盤疊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

五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

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趣韻
邪慎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
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
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誣云令公四俊苗李崔
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
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宮反票姚之姚音
同鷓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萬乘平聲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予讀晉傳玄漢高祖
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老母告徵
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
平聲用也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
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画工如山貌不
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
俞詩妙娥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車二音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韋昭曰車
古皆音尺奢反從漢紀以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

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
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鷓鴣音韻

鷓鴣之鷓世多寫爲鷓殊不知乃鴨字按丁度集韻
鷓字在入聲三十三押韻內與鴨字同若鷓屬當
從鷓在下平聲二十二單韻

辯字音

漢書鄼侯音替今亳州鄼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鄼
字亦何可反云邑名一作鄼而替字部又有鄼字
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

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鄼唐楊巨源丹鳳樓宣勅詩
問相公麒麟閣上識鄼侯二字有二音顏注未必
是也

鄼鱸二音

鄼有二音一則肝切一才何切皆地方才何者縣屬
沛國蕭何初封邑則肝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
封也楊震三鱸字音當作鱸若作本字則其魚長
一二丈鶴豈能兼致乎近見翰林一詩有只恐留
候笑鄼侯之句一詩以鱸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佛禪字音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之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胡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圈科非知書學者

柴積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積音際即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謂委積謂牢米薪芻釋文曰積子賜反今訛爲際以委積停留曰際留

僧能切韻

切韻之學起自西域故今歷代僧人率能傳之而僧者或未之逮也今聊記十數人於左象之玉篇三十卷出唐釋惠力禱字書八卷出僧正慶龍龕手鑑四卷出燕僧智光韻英三卷出釋靜洪辨體補脩加字切韻五卷出唐僧猷智切韻指元疏五卷出僧鑑言定清濁韻鈐一卷出僧行慶古篆禮部韻五卷出釋守降臨書閔要一卷出僧應之金壺記二卷出僧適之

切字訣

晉僧了義始作切字訣沈約始辨四聲作詩粘律

音字

鄭夾深嘗論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聲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文入故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文中入是以有目根功德

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於天下以識字爲賢不識字爲愚釋氏以叅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予嘗究極於此西域以下四字貫一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子子歸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聲調之然其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聲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文皆本於六書未有不在四聲七音也梵人或有一字而作二聲呼者或二字而作一聲呼者或無音而取聲者

或彈舌以取聲者徃徃呼召鬼神祈禱災異其應如嚮至若西域算法之字猶簡於華寫字皆橫去及天文度數反得其真其故何也今之楷書亦非古法今人以篆字爲古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頡鳥跡校之音文俱備天地之奧旨鬼神之玄機豈止於祈禱等數之微哉黃帝堯舜皆古聖人也使無蒼頡之聖終於結繩以爲治耳後人愈增愈繁堆案盈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梵之簡拔也梵書制字殆盡盖彷彿鳥跡云

禮部韻

華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子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萼莊子析楊皇芻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羨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記前漢羨頡侯劉信穎川地名不羨者羨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羨陸德明音義云羨音郎前漢地理志穎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羨襄城有西不羨陵湘顏師古曰羨者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云肥

牛之臄膺若芳和酸若苦陳吾羨以音韻協之亦
讀羨爲郎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羨臄之字皆爲
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章
羨與房漿糖爲韻至予以不羨爲郎者孔穎達云
近世以來方讀如此不知又何也

辨字音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割雍去聲之類皆
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所從
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
費隱之費蓋讀作槩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

古者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
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
日盛宋周顯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
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
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
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勔始集爲唐
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
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說及三蒼爾雅
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
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脩禮部韻畧頒行初崇

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韵畧多無訓解又疑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韵本刊定其韵略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盖今所行禮部韵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脩韵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脩書先後之辨耳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撫音韵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附粵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譱譱不花足也易曰震爲粵粵

聲說文水轉谷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濟本去聲此衛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声水名

集隳異音

篆文二鳥曰隳三鳥曰隳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從此其音與積同下從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隳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隳集可矻趙周之謬隳之與集猶氳與氳以隳即爲集謂氳即是氳可乎

反切成音

輟耕錄言媡姁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為媡舅母合而為姁耳此說最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為黠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為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巳字反切楚辭些即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為不律吳人以孔為窟籠疑即二字之反切耳又如古人以瓠為壺詩八月斷壺是巳今人以爲葫蘆疑亦然耳

字學

字義

字亦有義天子畊用亥日盖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耳陳後山云金陵人善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字旁取義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騫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絕字之義

絕字義訓不同子絕四者無也絕筆獲麟者止也常

編三絕者斷也絕妙好辭者奇也絕類離倫者冠也超絕物表者超也物論已絕者息也相望遼絕者遠也烽烟始絕者熄也絕壁蒼蒼者峭極也意好殆絕者盡也所謂絕江海者橫渡也前漢武帝記載衛將軍絕漠者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道字數義

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類訓道爲說何莫由斯道也此類訓道爲導道千乘之國此類訓道爲治可離非道也此類訓道爲心今俗語指官員銜位爲一道官銜衣服領緣爲一道領緣大

槩以道訓路至于官司符引據牒亦曰幾道進一
時文義策亦曰幾道則未詳訓義

如字義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古鏡背有銘曰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罨画

画家有罨画雜彩色画也吳興有罨画溪然其字當用罨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

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最得字義

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鰓鮒

脩緩

唐方伎傳張景藏伎與天綱埒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景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奸没入掖庭按字書脩訓長若曰脩緩在相法非有淫泆之義脩字從收目不正也

王起識字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

駿諸名具列子華駟作服繭白義作白縑泰丙作商商注引石經又恠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繆字四義

繆字有四音穆音則為謚妙音則為姓綢繆則為事情也紕繆則為背戾綢繆姓人知而用之穆音謚漢以上人識之故閔羽謚繆今人只知為背戾之義以謚之不當也殊不知秦繆魯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皆是宋以繆醜謚秦檜故晉欲謚何曾武帝不從肯以繆謚閔乎觀張飛謚桓可知矣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 天 堊 地 壘 照 回 日 囧 月

○星 君 厶 臣 廌 幼 乖 年 𠂔 正 却 无 什 文 而後山

叢談中又多廌 初 𠂔 證 𠂔 授 𠂔 至 仁 璧 聖 囧 囧 國 𠂔 生

七字及讀通志止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

又益以廌 載 字重一正正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

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堊字為武后星字似

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𠂔日作

囧並篆文也年作乖正作𠂔亦有作正者授作𠂔

亦有作穰者國作囧亦有作囧者地字籀文亦有

作堊者星字崔希裕纂古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創

可知或武后當時所書人自不考遂以為其創也

若以摠史止十二字則黃林雲華嚴跋云武后有

症經等字乃桓彥範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

外矣

孔殘誌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殘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

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廿而集反二十并也卅

速達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

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

非是春按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爲是亦是意也

字學

王荆公創字學東坡問以麤犇二字之義遂不能答不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犇字文走也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蒼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心耳是古

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又不能答何也

盃字解

盃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味之義耳言其器則口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爲盅及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歛則爲盆曰水以澡則爲盥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徃徃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

科史彙編
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止借奔者石鼓文作窳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鳥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戈饋盦盦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

赤子

顏師古注盧誼傳目爲赤子曰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與韻會解赤爲裸程曰赤體見肉色也又

空盡無物曰赤之意同而寔有不然按韻會又通作赤則赤子之赤本尺字借用赤字謂始生孩長不過尺餘故曰赤子猶成人不過一丈故爲丈夫以丈夫對赤子甚明韻解赤爲赤不以尺者誤矣韻會既著尺通作赤而於赤下訓赤子止襲舊訓謂爲始生兒不能別求其意殆亦有遺

字義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

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書意

東坡與子由論書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不知者謂學徐浩陋矣

院體書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工上章然體近於吏故院中胥徒尤所做效其書大行於世遺法迄今不泯其鄙則又甚矣

蔗字

東觀全論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俗從草非是予按說文蔗字在草部注云諸蔗也玉篇有蔗字在竹部音失却切方筐也又集韻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箕屬是蔗與蔗自是兩字右軍正悞黃氏見蔗有節似竹遂以從草爲非謬矣蔗字見於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後得數字晉摯
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絳閔而不通即今之
絳閔字晉禮儀志有懊懷歌即今之懊懷字衛垣
說字勢曰或鮒鮒鮒鮒伏以連珠即今鮒鮒字王
况釋詩論曰黶黶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磕勞
曹即今之黶黶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
何耶

右軍俗書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趨姿

媚者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鯤
鮒以其象渾沌之形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
有刀機之時嘗掌托烹之刀機既有乃云不托今
俗字有鮒鮒垂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排可也

俗字之訛

歐陽公言鮒鮒之譌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
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作按卓作棹交
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書法險恠俗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桂林數字雖勝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
衺 音矮也不長也閩音穩坐於門中穩也衺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似音嫻小兒也衺音動人瘦弱也衺音終人已絕也衺音獵不能舉足也妖音姊女大乃姊也衺音勸山石之岩窟也門音採門橫閩也它不能悉記予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佛冊佛經題識尤用此囡字囡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理國今

其國止用此字

俚俗字義

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酸餠者皆大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餠從音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酸餠不知爲不知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於世者皆作酸謙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豆也篇韻皆無餠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但方言云閩西東謂甌爲甌音輦或曰齏音岑或謂酢餠而唐韻甌音讞齏音尋與方言所音已不同矣豈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

筆而書極為未允因從律法言唐韻摘世間所常

用者以示兒曹具于后髮鬆音蓬松也惶惚耳慧膝

肛音龐大也欬以筋取物啞嗟嘆鎖鑄錯音須匾

匾物之匾者曰葵斜物之不正杖以拳加痺惡瘡垂

膠雕形貌下也上力解挽下音免坐日堆痠身體

酸音手足麻痺曰瘳音頑香有馥香音箋舉物曰捷音度頭

凹曰頰於交反目深曰窅同面不平曰胸同聲雜曰

唧嘈音即齒不齊曰齧跌上音以肩負物曰軫音陀

身短曰矬昨个鍪曰鍔鍪鍔音萃一斗曰一匕音左人

面紫曰糖赤口吃曰乾蹇脚細曰跣零小兒口

綳曰褊工慈夜切鉄臭曰鉦魚臭曰鯉使性曰剗利音

婁疼曰癆不足曰尤豫上音飯不中曰鏐音搜目深

日睚曉音鷗衣敝曰襤衫三又曰襤褸音縷繫物搯

日枕音沈不潔曰腌臢平聲取棋子曰擊棋上音湯

中淪肉曰𦉳音不正曰熈音尫間物在喉中曰瘵癘

糞塵土曰捧塢上蒲下鳥孔切物員曰顛混不肖曰傷

罅或作檟茸或作璿音兀音麤而不媚曰儻音備式

貢音切下屈曲曰骯骯音齒傷酸曰齒斷音飽聲曰

唉音上物垂下曰倅音都音罪音下縫衣曰縵音魚

敗曰餒音皮起曰皴音火燒物曰燎音羞慚曰慙音羅

耳音實編音卷之二百七

上音麼下

人醜曰醜

昌者切

不謹愿曰蠢

上音力

來可切

下除

瘦曰瘦瘠

省以水和麵曰溲

陳有切

行不正曰

躑躅

上良用切下丑用切

棄物曰措

於陷反

點筆曰衡筆瘡腫

曰瘠

焮染藍曰黥

亦作好貌

曰俏醒

上音峭

船不穩

曰舢

鈔狠強曰恟

幻米不佳曰鼓

與糙同

蛇退皮曰

挑燈杖

蛭

唾濁曰溢灑

上曰盞下

酒曰澆

汪去聲

挑燈杖

曰捺

添去聲

支物不平曰斲

音奠

春米曰篩

伐舟不穩

曰舩

兀

低頭曰坐

窟去水曰刮

音豁

垢曰坩

音戛

農具

曰礮

六今人多不識

臙字直寫作簽士大夫

亦云臉字

驛駟畊耕字訓

今之俗書以駟為驛以畊為耕徒取其省畢竟皆非

是說文云駟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為混淆孟子疏

云置騎也郵駟也詩云驛驛其達書云雨霽蒙驛

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駟至于羅汭唐書鄭元壽傳

使駟御箒于道則驛與駟音義固有別矣唐六典

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于耕讀如更則畊耕

固不可混用也

俗用僻字

廣西有度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度既

與似而又從尺疑即此耶陝西有夯字音罕時物也奮字音胎上聲南人罵北人爲奮子廣東有儘字音奈平聲老年所生幼子曰彘杭人謂男之有女態者曰婿音其姪反謂子之幼穉者曰呼讀如憾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徃徃於訟牒中見之

鮎鮎

寧波奉化縣有鮎鮎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引顏師古云鮎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腹中埼鉅衣反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今

埼作鯿韻篇並無因印文之誤耳嘗聞吾崑盧公武先生知交州視篆初見交誤篆作衮嘗奏請改之 高皇以公武議其政幾乎得禍意者鮎鮎之誤亦因循莫之究耶

改易名字

高皇惡君與羊并命移君羊上杲舊作昶 文皇爲夏中舍改書杲崑舊作峴大尹馬文炯欲鎮壓其民改書崑此鄉卻相傳三字文書之所始然群崑古字觀韻書可知杲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墨卷見之蓋偏旁上下自昔並用 祖宗

利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及文燭所改或者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
甲申進士聶茂 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
對以音與陝西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司
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方有警 上於奏本見其
名嫌胡德之盛命改名靖胡廣亦改名靖後復廣

方音異名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
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
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皆笑之
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

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
以河南爲喝南以妻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
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無入聲韻入聲內又以
緝爲妻以葉爲夜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
爲屯以聰爲材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以情爲
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
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
江西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
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剉以青爲妻陝西
人以監爲年以咬爲梟台溫人以張敞爲漿搶之

類如此者不能悉舉皆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嘗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韻辯

張東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

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橙木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聞知橙木二年大因問先父橙木蜀產橙字何音先父曰音欵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欵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橙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橙野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盖王公平昔極愛荆公詩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大字原始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閔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

文移字樣

文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悞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勘有稽考之義吊本傷也愍也今云吊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換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為巡綽盜本孟也今以名鈇

胄鐳本鉦也今以為釧屬又如閩朝辨程課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直為價值足穀為足勾幹運為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味漱書

予頃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簇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錢買一鷹去常見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味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鷄之語字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從得則曰吾父在北司諸閣往來甚厚以此見遺且曰飼養法皆可用

也嘗以二字徧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味字篇韻皆
所不載疑其誤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
載養鷹鷄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以陸切三館書目有
味漱書三卷皆養鷹鷄法及醫療之術始知讀書
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猥竊
其名爾或附益近事也

門字脚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
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
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我朝南

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
朱孔易書門俱無勾脚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一

稽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鑒古類

庾亮服右軍書

羲之嘗以章草荅庾亮既見乃歎服因與羲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寫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遺失行疑
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
觀

子敬解書

羲之爲會稽內史子敬出戲見北館新刷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雄壯極有勢力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作荅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者曰子敬飛白大有佳處

世南戈法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戩字招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曰仰視聖作內戩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鑑

德裕重弘宣帖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熟玩頗愛書盧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李召至出所獲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

論蘭亭

近世論蘭亭序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遊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甚遠此似未知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議論於晉人最爲根據觀其與殷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

玄學方盛不能爲一歿生齊彭殤之言固獨以陳迹爲感慨歿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不以失性情之正此先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情於事外忘趣于情表先王之論贅矣尚辱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爲赤壁詩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玄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辨之者

東坡藻鑑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常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常柳配淵明疑

式配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

辨古

辨書画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義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劬之若臨淵之深摹謂以薄紙覆上其曲折婉如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厘必見響榻謂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方

為真古其制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
 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饗饗紋螭虬
 龍鱗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雖余季反鳧雙魚
 蟠虺如意園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
 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槎草瑞草
 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捕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
 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
 如雪雷鍾鹿馬洗鸚耳毒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
 以欵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
 名則有鍾大日特中日編鼎尊壘彘舟有類洗而卣音酉

又音由中尊器也
 有攀蓋足類毒
 觥角類彘而無柱杯敦簋其形盥類鼎而矮豆獻牛儂

也無柱底甌徒徑切單觚鬲謂空足曰鬲復方宥切似金

而大其實類盃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毒
 小盆而有環盃也似鼎而有蓋有背有執攀

其類有四曰圓盒於合切覆蓋也似洗甗蒲後切
 曰匾曰方曰溫盥腰大有足有提攀

矮鋪類豆舖陳盥類盥盛水器上方如斗錢底匱
 戈支切盤洗盆呼玄切類洗玉杆磬錚鏹鈕類

沃盥器盤洗盆篇云小盆也杆磬錚鏹鈕類
 而鏡戚敦飾物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祈

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鳩車兒戲之具提梁龜

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概難於盡備所謂

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
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不同也蠟茶
色亦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寢
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
爲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
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
其藝亦精今鑄不及畢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
爲真古也

收藏類

王廙筆迹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
張衛復法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
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旣渡江今莆州棗泉
今豆盧噐得之叠迹猶在

永師家傳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
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
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欲求禊帖
終不與善寶家傳亦可重也

寶厨新書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于陝州下書着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日愛惜書史雖積如丘山然一字不許外出按寶厨新書大業所秘之書也

開元藏書

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當時文學士蓋爲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失

而兵火交作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薛稷藏書

薛稷外祖家富蓄籍多有虞褚舊迹稷精摸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亦能寫画博採古迹埒於秘書

借船帖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巨寶惜有年矣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總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卽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多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

知落于何人

王錯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錯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扎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画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

京師惜未暇抄耳

內府秘藏

宋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迹皆歸秘府徽宗時又加採訪賞官賜帛遣賜金玉天下詢訪頗盡命蔡京梁師成黃侃輩編類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木錦縹褱白玉珊瑚爲軸秘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真藏其次儲於外秘予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迹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田氏藏書

荊州府誌云宋田偉燕人仕為江陵尉因家焉作傳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黃魯直稱之曰吾校書中秘及遍遊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

奇物難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子孫常守也

御府珍藏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于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宋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石自既為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為之說曰集古目錄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

科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豐魯公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弓後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迺集漢魏間碑爲隸釋隸續凡四十八弓昭武李公兩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隸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槩見於方冊間此尤可貴也

金題玉躐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躐錦罽繡褱金題押頭也玉躐軸心也罽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有毳路錦罽有樓臺錦罽有樗蒲錦罽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撇其覆首曰標褱法帖詩系曰大觀帖用阜鸞鵲錦標褱是也卷之褱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阜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粘葉

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

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
縫潰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
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始稍完復乃縫潰之
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今家所錄者作粘法
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
攔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作此
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是多只用白紙作標硬
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

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
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文淵閣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 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
成 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
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
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
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
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豈非書之厄會歟

書厄

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又多罹火災
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今撫其
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
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
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
閣御府所儲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摠目四
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
餘不能具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
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
百餘卷是皆藏于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

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至萬卷常述所蓄二
萬卷鄴侯李泌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
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溧
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
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
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
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
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
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
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

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三李秀岩東窓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于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間其額是 建文所書擘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 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

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画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惜哉

古寺藏書

法書典籍多藏於古寺殿閣之間一到人間不即散失便遇兵火史言越州一寺脩佛殿於梁拱內藏一函有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虞世南枕臥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又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後李延業求得上岐王又聞長沙山寺中柱頭得蘇長公金書普門品彌

陀經一卷後有子由魯直墨跋後被宗人取去無存又聞安吉州山中有宋板書數十卷貯於寺後閣上新安一商見之賂僧皆取去賣在蘇州宦家又王詔入治平寺輸藏上得靖難諸臣一卷近時見趙松雪鉄柱杖歌藏於金陵栖霞山墮塔中

辨訛類上

空桑

列子有伊尹生乎空桑語而後人遂爲事以實之云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時夢有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中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

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著演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誣如此空桑地名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

啓母

高山之陽舊有啓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

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爲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勤勞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爲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頑然暴露於天地間豈有是理物固有化者此物化爲彼物或物化人人化物昔人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自無情而之有情自有情而之無情

者何足深辯此石則自可無辯而知其妄也春秋傳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爲黃熊左氏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事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爲啟母此墓何爲者耶

餘冬序錄

論衡之謬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蕙苾而生契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

科史彙編 卷之二
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可辨正可以鍼盲聾破邪
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爲太陽火氣常爲毒則
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
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稷契朕兆

姜嫄履巨人跡簡狄感玄鳥生稷生契德爲聖人皆
貞元將合朕兆自萌如麒麟蛟龍生異群品非偶
然也後世好誕樂怪信耳昧心似謂嫄狄觸物成
孕無夫生子而棄契聖智名爲軒龍之嫡似皆無
父之兒即如世說所云叔梁紇淫於徵在野合而

生仲尼悉此類也筆之簡編肆無忌憚抑所謂處
士橫議至於風生有王者作固不待教而誅者也
然余覽詩生民篇宋人定註固祖其論以立經垂
訓矣噫看場說夢又豈獨漢儒之感云乎

巨跡神異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喻固足以破群疑矣
以予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高辛氏妃謂之
妃有夫之稱也蓋姜嫄之祀郊禘當在有家之後
非謂爲處子時也使爲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跡
而生稷是誠怪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况未

嫁而求子是乃淫濫無恥之女使姜嫄有此詩人
宜爲之諱安有形之歌詠以告於神明哉今人致
疑於有無之間止泥於無人道而有子一句耳後
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徃徃附會立異多神其事如
漢高母與龍遇之類未必非巨跡有以敬之也姜
嫄廟在邠州道中因過此而評之

西伯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
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
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

龔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峯薛季龍金仁
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
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爲學者當知也

姜里歌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姜里乃伸憤鬱而作歌曰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
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竄由其
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意怨誹淺激决
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衰文王之德所
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

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若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梅伯鬼侯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下註云一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鬼侯當是被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

之歿于直諫皇王大紀楚詞集註爲說畧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誠厚誣矣

夷齊十辯

王禘夷齊十辯一辯夷齊不歿于首陽山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辯山中乏食之故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辯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辯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辯太史公之誤

原於輕信逸詩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
義士非之說亦誤

竺乾辨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
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夫老子
生于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
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
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于是矣既
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
取信孔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

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
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
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王善爲師又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
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
與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仲
尼則曰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
竺乾者經史無聞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後漢
明帝夢金人有傳毅對徵於周漢正史無此文未
知聃師竺乾出于何典

顏子非天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歿則是魯衰公三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今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歿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朱張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

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小臣辨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

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要離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以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取

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

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實之史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流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歿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

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牧之未精審一時趨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浮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歿西施有力焉胥歿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甘羅

史記甘羅茂孫也茂既歿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後使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人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于秦王亡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睢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以此推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相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

漢兩韓信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

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不知徃徃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爲二也

子陵

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

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義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姚江人可知矣范曄蓋失於考也

南北二玄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為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為別不然則是玄者為張耶抑為謝也予謂賭墅之

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棋遂為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為幼度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為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錄者小悞呂東萊晉書詳節叙禦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惧色旋命駕出遊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

科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三百六
破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
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之
鳳毛之子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
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
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二仲

牧子曰隣靡二仲願聞其人樵子曰嵇康高士傳棗
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挫廉迺名蔣元卿之去兖州
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唯二人從之

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錄

韓退之傳訛

世人画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乃江南韓熙
載耳尚有當時所画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
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面寡
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画皆是
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探花郎

撫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者爲探花
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

科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三百五十五
客裡盛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
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
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經魁不知何義東軒筆
錄謂期集少年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中予爲
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
第三人也

馮京父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群式
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
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

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
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爲商還妾事以爲
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小說不
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梁顥

世傳梁顥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辨明其生年致仕
之歲甚爲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爲之也霍林玉
露與氏族
大全同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
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
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

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楠未知孰是

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按劉氏世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口吾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

之嘯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厚矣

尸臣

漢書郊祀志有云鼎出郊東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尸臣拜手稽首師古註曰尸臣主事之臣也予竊爲不然所謂尸臣祭祀爲尸之臣也臣能盡其職故王命官封邑而有旂鳶黼黻琫戈之賜此爲尸之臣所以拜稽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著之於鼎若以爲主事之臣則莫非主事者何以不言其官而獨目爲尸臣歟

火易爲夥

人所聚爲一火今人易火字爲夥殊非本義木蘭詞
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蓋火之爲物聚之則明
散之則滅或曰同炊爨故曰一火

措大

代稱士流爲措大言其肖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
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
於醋而更驗故謂之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
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
而號之又云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間溝之東尤
多甲族以甲乙序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

宜作措置之措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
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議然攷
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
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昏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
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虞公及井伯以
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
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
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饋禮送嫁之儀異姓則略也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爾雅曰媵將送也謂從行孫琰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爲妾公羊棊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質於齊媵之先者董仲舒以娶於楚而媵之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訛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信使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

與信會古者謂使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居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墮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云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觀二詩尤可爲據

以上人
物類辨

易孟辨

康節先天易慈溪黃氏深疑之云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竊以爲不然蓋先天圖法象皆自然不假人爲且有說卦爲據非鑿空撰出也但黃氏所一疑者先天二字不見於經康節已前未之聞耳然易道廣大無不包括雖四聖已自不同故後世言易者亦各有所宗也周子云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象山陸氏以爲易有太極而無極此無極二字出老子不當襲用故朱子與之力辨然欲明理豈可以他人常用之言遂避而不用哉又如體

用二字亦出佛典宋儒已前未之聞也程子作易傳序乃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後儒論理學遂不能舍此二字不聞因異端嘗用而避之也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有以夫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按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

餘各序錄

相風等辨

沈約曰按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覃綱

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覃綱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進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旄是覃罕詩序曰齊侯田獵覃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覃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

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籍田賦所謂雲罕覃罕者即覃綱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

野客叢書

鬱郁釐來

魯魚亥永點畫易訛鬱郁釐來聲音易亂史記杞世家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二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也

鼓吹風陰辨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

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
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然老杜塞上風雲接
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豸角雞香早晚含豸角
豈可含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
天地之高哉後漢楊厚傳耳目不明記大夫不得
造車馬此類甚多

說詩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
以晦菴先生之所傳註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
魯齋二南相配圖余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矣數年之疑爲之一祛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
一篇召南之甘棠爲後人思召伯而何彼穠矣爲
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
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
所刪者庸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
亡耳於是配以爲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
菴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
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春秋書用之

春秋書諸侯被執而用之者二僖公十九年邾執鄆

子用之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左氏公穀或以爲用之爲牲以祭神或以爲扣其鼻血以衄社或以爲持其足以首築防先儒皆因之無所變皆附會之言也公穀二家有同兒戲固不足信若左氏亦有可疑爲諸侯以強而害用其弱聖人秉筆自當得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豈不明白而書曰用之聖人何嫌何疑而爲此隱辭邪且臣有殺其君者聖人亦宜書曰某人弑其君某則未嘗諱也而於諸侯何諱哉解之者特以左傳所載介葛盧之言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及論語

有雖欲勿用之言遂以用之爲祭牲故耳竊以爲用之者蓋兩貴不能以相事國亡見執不服而強臣之之辭也左傳引司馬子魚申無字諫勿用之言又若是之相同則不能不使人疑惑之滋甚也若曰不書爲牲是聖人所不忍言使果不忍言則春秋之爲春秋與後世所謂隱語者不異矣烏可哉

餘冬序錄

辨爲人後

記射禮云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蓋言將莫弱於賁軍大夫莫辱於亡國爲人莫恥

於人後此三者皆勇不足以自奮業不能以自強故棄之使自警策耳蓋以射主觀德而敵愾無勇積弱者適足褻威而奪氣非甚惡黜絕之也後之爲言與非敢後也之後同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傳會爲之詞凡無子而求爲人後者忘親貪利故不使入斜理亂經莫此爲甚豈善而矜不能之義哉夫六籍皆聖人常語如致用之有菽粟而談者務鑿爲之深探而使遠何耶慎言經至漢而說愈壞其禍甚於秦煙道至宋而講益精其害近於洪水

趙武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蓋左氏爲文高簡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

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謂之傳聞誤爲一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歿之後而同括之歿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

歿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垂妄亦失於誤合與同括之歿爲一也

宰我之誤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

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之惑也近今兒子邁考閱舊書乃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含冤千載而吾師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旣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與田恒之亂恒旣殺闞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亡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

旌節毋起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於節以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爲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闞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闞止已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魯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憚之成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爲田氏故曰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作常諸鞅謂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

焉勿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
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閔庚辰
陳恒執公子野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
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
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
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
公喟然歎息曰予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
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
以田氏之子我爲宰我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

之混遂致豎逆之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
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爲之殊不知此書
不全出於孔氏子弟之手多爲好事者以意增損
孔安國嘗病之矣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
尚以宰予爲常所殺是宰予尤歿於非命也以今
考常之所殺乃田子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矣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grid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from the book's binding or spine.

